

目 录

临汉隐居诗话选释

前言	(猿)
杜诗的‘诗史’特色	(猿)
诗主优柔感讽	(猿)
诗贵有余味	(猿)
诗当挹之而源不穷 ,咀之而味愈长	(猿)
李杜文章在 ,光焰万丈长	(猿)
杜诗思贲深远	(猿)

韩愈荐孟诗	(猿猿)
黄山谷拾羽失鹏	(猿猿)
唐人咏马嵬之事	(猿猿)
欧阳修赋诗讽晏殊	(源缘)
思之愈精 造语愈深	(源缘)
诗贵愈工于前	(缘猿)
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	(缘猿)
诗人自赏	(缘猿)
韦应物古诗胜律诗	(远园)
白居易殊不善评诗	(远猿)
西昆体	(远园)
造句之法贵峻洁不凡	(苑园)
峻洁与凡近	(苑园)
韩愈游华山	(苑园)
宋之问夺诗句	(苑猿)
陆起题壁诗	(愿园)
无名氏以诗讽政	(愿园)
诗僧亦有可喜佳句	(愿猿)
方圭好作恶诗	(愿缘)

岁寒堂诗话选释

言志乃诗人之本意 ,咏物特诗人之余事	(怨园)
屋下架屋 ,愈见其小	(员缘)
咏物之为工 ,言志之为本	(员园)
文章古今迥然不同	(员缘)
诗人之工 ,特在一时情味	(员源)
诗须有余蕴	(员园)
因情造文 ,不为文造情	(员园)
《文选》多奇丽之文	(员园)
杜诗词婉而雅 ,意微而有礼	(员园)
白乐天之诗 ,略无余蕴	(员源)
诗文须从胸臆中出	(员园)
意味可学 ,才气则不可强	(员园)
韦、王之诗 ,各有所长	(员猿)
诗格	(员缘)
诗文当以文体为先	(员园)
摩诘诗意味工夫不减李杜	(员园)
用事似僻 ,意则甚远	(员缘)
以不识风雅之旨为下	(员园)
各得其一偏	(员源)
杜甫诗之精髓不易得	(员园)
世间一切皆诗	(员园)
诗须思无邪	(员园)
无意而意已至	(员园)

- 咏物当先得其格致韵味 (灵源)
观物才能近物情 (灵远)
兴则触景而得 (灵感)

前轶轶

魏泰 ,字道辅 ,因隐居汉水之旁 ,号汉上丈人。生卒年不详 约宋神宗元丰中前后在世。襄阳(今属湖北省)人。魏泰是曾布(曾经协助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妇弟 ,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他曾拜徐禧为师 ,自幼性情爽迈 ,曾于“试院内 ,上请主文 ,恃才豪纵 ,殴主文几死。坐是不许取应”(《宋人轶事汇编》第 283 页)。道辅年少时就与黄庭坚等有所交往。潘淳《潘子真诗话》说：“道辅少与徐忠愍及山谷老人友善。博极群书 ,尤能谈朝野可喜事 ,晷晷终日 ,作诗自成一家。”可见他年轻之时 ,便能博

览群书 ,有口辩 ,工文章。崇宁、大观(~~元祐~~—~~元祐~~)间 ,章惇在重得朝廷起用后 ,对魏泰的才华很赞赏 ,多次赞扬他 ,并要授官于他。但是魏泰不就 ,晚年卜居汉上。

魏道辅好伪托他人名来作书。如《志怪集》、《括异志》、《倦游录》都是假名武人张师正而作《碧云骥》则假名梅尧臣作。用自己的名字所作的书有《临汉隐居集》~~四~~卷、《东轩笔录》~~五~~卷并行于世。《临汉隐居诗话》一卷 ,其名取意于其隐居汉水之旁 ,共 ~~五~~条。

这部《诗话》成书年代不详 ,为作者晚年所作。书中与《东轩笔录》有重出的内容 ,但对《东轩笔录》的不足 ,在《诗话》中做了修订和补充 ,有的甚至剔除不用。

对于魏泰的《临汉隐居诗话》 ,前人认为作者论诗有门户之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称《临汉隐居诗话》“党熙宁而抑元祐 ,如论欧阳修则恨其诗少余味 ”;“惟于王安石则盛推其句 ,盖坚执门户之私甘与公议相左者。”其实 ,魏泰对诗家的批评 ,也并不尽出于门户之私 ,他是有自己的艺术标准的。

唐宋时期 ,随着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的发展 ,人们对言意美学范畴的认识逐渐深入 ,所谓“言近旨丰”、“言外之意”成为我国古代美学范

畴中言意论所倡导的主要美学特征。“言近旨丰”就是要求“文约而事丰”，即语言精确生动，而意蕴深厚丰富，耐人寻味；“言外之意”就是要求“意不浅露，语不穷尽，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其妙不外寄言而已”（沈祥龙《论词随笔》）。具有这些美学特征的文学创作，形象鲜明，意味无穷，给人一种艺术享受。正因为如此，这引起了许多古代文人的重视。唐代诗人、诗论家司空图指出诗歌创作要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唐诗纪事》载其与李生论诗书：“文之难而诗之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状，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岂容易哉！……恍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司马光说：“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温公续诗话》）张表臣对此谈得更加直接明确，他说：“篇章以含蓄天成为上，破碎雕镂为下。”（《珊瑚钩诗话》）姜白石也说：“语贵含蓄。东坡云：‘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山谷尤谨于此。清庙之瑟，一唱三叹，远矣哉！后之学诗者，可不务乎？若句中无余字，篇中无长语，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白石道人诗说》）

生活在言意理论发展时期的魏泰,也是持这种看法的文人中的一个。“余味”说,是他的整部《诗话》的基本论诗观点。他是以有“余味”作为论诗的艺术标准的,换句话说,他认为写得含蓄有致、耐人寻味的诗,才算得上真正的诗,或者好诗。他说:“诗者叙事以寄情,事贵详,情贵隐。及乎感会于心,则情见乎词,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将盛气直述,更无余味,则感人也浅……”并且断言:“凡为诗,当使挹之而源不穷,咀之而味愈长。”他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与此同时,对《诗经·卫风·氓》中“桑之落矣,其黄而殒”,骚辞中“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等形象真切、情韵隐约的诗句大加赞赏,对作诗缺乏“余味”的诗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批评西昆体诗人“作诗务积故实,而语意轻浅”;批评黄庭坚“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诗句奇险晦涩,缺乏新意;批评韩愈的以文为诗,为“押韵之文”;等等。主“余味”成了《临汉隐居诗话》的特色。魏泰关于“余味”的这些论述,具体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美学思想,即强调情感对艺术的重要作用,认为艺术的特点就是“感人”、“入人”、“化人”等等,这也正体现了这部《诗话》的美学价值。

魏泰还注意到诗歌与社会的关系。他在

《诗话》中,称杜甫的诗为“诗史”,赞其好处在于“非但叙尘迹,摭故实而已”。显然,这就肯定了诗歌应当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而这种反映,并非现实的照相、历史事实的叙述,而必须是既反映国家的兴衰,又反映人们的爱憎与意愿。基于这一观点,在《诗话》中,魏泰对杜甫以诗哀名将之逝,痛国事之危,希望天子“鉴夏商之败”而为国图民等等持十分清楚的肯定态度。《临汉隐居诗话》中还强调:“诗主优柔感讽,不在逞豪放而致怒张也。”这种主张“优柔感讽”,反对“豪放怒张”的诗学观点,无疑承继了儒家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同时,说明了当时人们对诗歌主要用形象来表现思想的文学特征,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魏泰在此又肯定了诗歌的讽谏作用;不过他认为,以诗歌揭露时弊时,应该委曲婉转,不可直率浅露。

诚然,诗歌应当反映现实生活的观点,在诗话中并非魏泰首创,早在第一部诗话著作《六一诗话》中,欧阳修就借称道孟郊、贾岛“平生尤自喜为穷苦之句”提出来了。但是,不能不说魏泰的有关论述,是对这一观点的补充,并且对后来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的诗论,比如王夫之的《姜斋诗话》等的问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这一《诗话》的另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要求诗歌的遣词造句必须峻洁不凡。他说:“……然造句之法亦贵峻洁不凡也。”他也时时以此来评价诗歌作品,他说王胄、薛道衡“庭草无人随意绿”、“空梁落燕泥”这些诗句是“峻洁可喜”的,而谢伯景的“园林换叶梅初熟,池馆无人燕子飞”这些句子,虽曾被欧阳修称为是可与唐代佳句媲美的,实则无多少价值,因为“句意凡近,似所谓‘西昆体’”,所谓“凡近”,就是平庸、寻常。而平庸、俗气是诗人最为忌讳的,魏泰这一观点,不仅反映了当时人的一般看法,而且也道出了人们的审美要求。语言美,是审美评价中的一项重要要求。人们在审美活动中,首先接触的是形式,如果语言很美,立即就能吸引人。而这种美的语言,当然不能是矫揉造作、令人费解的陈词滥调。魏泰提出的“峻洁不凡”,无疑,对诗歌的创作及评价都是有其意义的。

这部《诗话》偏重于记叙轶闻和摘评佳句,尤其是所录的诗坛的遗闻逸事,记述的辨彰得失,考证异同,都是极为可贵的历史资料,对我们了解考证当时文人及其作品,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对文人的自身修养,一些诗歌创作的背景等等,都有所论述,内容是比较丰富

的。

是书虽和宋初其他诗话著述一样,是采用自由漫谈的形式,即事而言,随意而发,但又能使内容相近的各则相对地集中。因而,形式上虽散,实际上又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语言也比较轻松活泼。

不过《临汉隐居诗话》有一个很大的不足,即文字上出现许多错漏,尤其是在引用诗人的诗句方面。问题一般出在:一是所引用的句子中,出现错别字;二是所引的篇名不准确;三是引文内容有些仅仅是作者根据原文内容概括出的大意,而不是经过核实的原文。正因为这些疏漏,在一定程度上,使《诗话》显得比较粗糙。对此书的谬误,张宗泰《跋临汉隐居诗话》(见《鲁岩所学集》)及王楙《野客丛书》均有辨正,郭绍虞先生的《宋诗话考·临汉隐居诗话》也可参阅。

无论如何《临汉隐居诗话》是我国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它论诗贵有“余味”,反对“西昆体”的“务积故实”、“语意浅近”,主张“袭古人之意,袭而愈工”等基本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诗歌的特质,对宋初诗风起了一定矫枉纠偏的作用,于读者写作诗歌和欣赏诗歌也大有裨益。作为最早在诗话中批评苏、黄的一部著作,

它促进了宋代诗话的发展与繁荣。对于它 ,我们应好好珍惜。

此书《宋史·艺文志》著录于集类文史类 ,《四库全书》收于集部诗文评类。通行本有中华书局的《历代诗话》本 ,又有《知不足斋丛书》本 ,《野客丛书》本。是书今传各本 ,以《知不足斋丛书》本最善 ,以中华书局的《历代诗话》本最易见。这部注析 ,便是以《历代诗话》为底本的。全书共选了 阙 则。为了便于读者的阅读 ,条目的排列顺序 ,主要以内容为依据 ,在注释的基础上 ,作一定的评析。

阙 真

杜诗的‘诗史’特色

李光弼代郭子仪入其军，号令不更而旌旗改色^①。及其亡也，杜甫哀之曰：“三军晦光彩，烈士痛稠叠。”^②前人谓杜甫句为“诗史”^③，盖谓是也。非但叙尘迹、摭故实而已^④。

〔注释〕

①李光弼(~~死~~—~~死~~)：唐代名将，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南)契丹族人。曾任河西节度副使、朔方节度副使等职。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中屡建战功。据《资治通鉴》载，肃宗乾元二年(~~死~~)，李光弼代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光弼从河东骑五百驰赴东都，夜，入其军。光弼治军严整，始至，号令一施，士卒、壁垒、旌旗、精采皆变。是时朔方将士乐子仪之宽，惮光弼之严”。

②杜甫《八哀诗》其二《故司徒李公光弼》，共五首。第四首全诗为：“大屋去高栋，长城扫遗堞。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龙匣。雅望与英姿，凄怆槐里接。三军晦

光彩，烈士痛稠叠。‘稠叠’‘重叠’，这里指悲痛的深重。这首诗不但反映出李光弼治军严整、威风凛凛的英姿，更主要表现了三军将士对他的敬重、爱戴，以及沉痛的悼念。

- ③诗史 指诗歌能够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诗史”之说，最早见于唐人孟棨《本事诗》：“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杜甫在世时，因其诗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诸多事实，特别是在安史之乱中，他同百姓一道经受磨难，对当时的社会状况、人民生活、政治军事的一些重大事件，都表现在他的诗中，因此时人尊称其作品为“诗史”。后来《新唐书·杜甫传赞》也说：“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据宋僧文莹《玉壶诗话》记载，宋真宗鉴评杜诗，亦有“甫之诗，自可为一时之史”之语。“诗史”之说，不仅是对杜甫诗歌的恰当的高度的评价，也可以看成是对我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传统的明确肯定。

- ④撷(~~撮~~)拾取。

历代不少诗人都自觉以“诗史”来对待创作。他们用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所写下的诗篇，给后人全面研究、认识历史真相，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史料。而许多诗论家在强调“诗史”的同时，并没有忽

略或轻视诗以情为主的特点。魏泰在这一则里主要在于说明所谓“诗史”，不只是摄像般地反映社稷的替代兴亡、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还要表现人们的爱憎及诗人的评价。可见，魏泰对于诗歌创作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是有一定认识的。后来的王世贞也认为，诗词等文学作品，比起一般的史书来，除了“能及事”之外，还能“遽及情”（《编注王司马宫词序》），可以影响人们的感情，引起共鸣，因而更有感染力。施闰章进一步指出：“史重褒讥，其言直而核，诗兼比兴，其风婉以长……其用有大于史者。”（《江雁草序》）其意是说，由于诗歌独特的艺术魅力，它产生的作用，较之史书，从某个意义上讲，将会更大。

诗主优柔感讽

刘攽诗话载杜子美诗云：“萧条六合内，人少豺虎多。少人慎勿投，多虎信所过。饥有易子食，兽犹畏虞罗。”^①言乱世人恶，甚于豺虎也。予观老杜《潭州》诗云：“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②与前篇同。意丧乱之际，人无乐善喜士之心，至于一将一迎，曾不若岸花樯燕也。诗主优柔感讽，不在逞豪放而致怒张也。老杜最善评诗。^③观其爱李白深矣，至称白则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④又曰：“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⑤信斯言也，而观阴铿鲍照之诗，则知予所谓主优柔而不在豪放者为不虚矣。

〔注释〕

①刘攽（~~字~~ 字贡父）北宋史学家，字贡父，新喻（今属江西）人，庆历进士，为州县官，~~四年~~ 迁国子监直讲，官至中书舍人，曾助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刘攽有

《中山诗话》,又名《刘贡父诗话》一卷。子美:即杜甫。杜甫这几句诗见于《别唐十五诚因寄礼部贾侍郎》。诗中说:“……胡星坠燕地,汉将仍横戈。萧条四海内,人少豺虎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过。饥有易子食,兽犹畏虞罗。子负经济才,天门郁嵯峨。飘飘适东周,来往若崩波。”易子食《左传》:“易子而食,析骸而爨。”虞罗《礼记》:“有虞人,有大罗氏,掌田猪之事者。”杜甫这几句诗刘攽认为“其含蓄深远,殆不可模效”(《中山诗话》),对其评价很高。

②杜甫这两句诗,出自《发潭州》。全诗为:“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水春。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贾傅才未有,褚公书绝伦。名高前后事,回首一伤神。”这首诗前四句是描写潭州的景物,后四句则是抒发自己的情感。“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这两句本来是写一种冷清寥落的景象,但作者遣词造句独到新颖,赋予岸花、樯燕以人的情感,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有一定的思致。

③老杜:指唐代大诗人杜甫。

④李侯:指唐代大诗人李白。阴铿:南朝陈文学家。字子坚,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人。梁时官湘东王法曹行参军。入陈,官至晋陵太守、员外散骑常侍。他的诗以描写山水见长,善于炼字造句。杜甫此诗句,出于《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其诗为:“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